

楊讜
丙辰
恩著
譯

世界
叢書

費德利克小姐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戲曲在文學中爲最有趣味，最與社會有直接影響的一部分。歐美各國向來最爲重視；所以凡是歐美的大文學家，差不多全有戲曲的著作。因此戲曲一道，在歐美各國非常發達；而在近世尤爲發達的，要算是英法德三國了。

三國的戲曲，比較起來，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傾向。法國的戲曲，偏重形式，而文詞優美。英國的戲曲，則善於描摹社會上一般人的心理；而於劇中各角色，尤能刻畫的惟妙惟肖。德國的戲曲，則多含哲理上的問題；凡名作都有一番深邃的理論爲之貫徹始終。譬如 Goethe 的 Faust 是發揮大哲學家 Spinoza 的「一元哲學」，Lessing 的 Nathan der Weise 是發揮宗教的問題的。其他各名作都是一樣的有番深厚的「理想」(Idee)爲全劇的主腦。所以我們看德國的戲曲，差不多是同直接讀論文一樣，必須找到他的主旨，纔可以明白他在文學上的價值。

現在楊君丙辰所譯德國這部「費德利克小姐」一劇，就劇情言，不過是一部演愛情的喜劇 (Kom die)，但其徹始貫終的根本主義，却是作者藉此發表他對於德法二國人民的國民性

(Volkscharakter) 的意見。蓋德法二國的國民性：德則剛毅奮發，其失也愚；法則柔嘉溫良，其失也猾；德爲好軍人，法則爲好外交家。劇中愚直而無絲毫外交手段的非得利就是德國國民性的代表；純用手段，弄陰謀的儕法禮譎及佈邦公爵，就是法國國民性的代表。但是作者的意思，則以爲德法二國的國民性都是一樣的偏頗不正；非二者調和，不能得真正的人才。所以他在劇中主張德應採法之柔，法應採德之剛，以各補其短。他這個精神，在劇中很多的地方顯露出來；而尤以儕法禮譎向非得利所說的下列一段最爲顯明：「我的好朋友，你快醒悟醒悟吧！你們德國人，頭皮雖然硬，怎當得天地間儘有碰不破的牆壁在。」他這句話在今日看起來可謂說得最懇切，最有先見之明的了；因爲假使作者的同胞，在這次歐戰之初，肯聽他句話，竭力的去講外交手段，不仗恃他那甲堅兵利的武力；又何致有這次這麼悲慘的大戰出現於歐陸，而爲其祖國招來這樣的大敗仗呢？單就這一層說，也是使我們尤其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識見了。

由這種情形看起來，德國的戲曲實在有特出的精神，有可研究的價值。所以我們研究英法二國的戲曲之外，自然不可不特別注意於德國的戲曲了。但是實際上，我國近來對於歐美戲曲的

興趣，雖然日見增加，而對於德國的戲曲，則尚未有人提倡，實在是一種遺憾，我想現在楊君的這部譯稿，恐怕還是第一部譯入我國文字的德國戲曲。他這部譯稿，是不久就要公之於社會的，德國的文學輸入我國，就要從此開始了。我希望他於課餘之暇，繼續著將德國文學上的名作，多多介紹過來些，以供國人的研究，那就是我們的大幸了。

十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蔡元培

自序

這部戲劇的原著者謙恩氏 (F. Dahn) 是德國近代赫赫大名，盡人皆知的學者。他於西歷一千八百三十四年二月九日生於德之漢堡 (Hamburg)，一千九百十二年一月四日卒於德之波來斯牢 (Breitlau)。他是研究史學、法學、哲學及文學的。曾歷任德國各大學校關於這種學識的講席，對於這四種學識，均有深切宏富的著作。單就文學方面講，詩、戲劇、小說等作品，已不下數十種。而就中最有價值，使他為十九世紀德國第一個馳名國內外的著作家的，是他所著的一部歷史派小說 Ein Kampf um Rom。這部小說是世人所認為有「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 的價值，已經譯為歐美各國文字了。此書鄙人現已從事翻譯，海內同人幸勿重譯。現在我所譯的這部費德利克小姐，是他所著三大戲劇之一。謙氏的戲劇作品，原有十數種。而其中最大最著者，有三：即 König Roderich, Markgraf Rüdiger 及這部費德利克小姐。這三種戲劇，都是五齣 (Akt) 的散文劇。不過前二種是悲劇 (Traverspiel, Tragödie)，這一種却是喜劇 (Lustspiel, Komödie)。這部喜劇在原文的名稱是「喬裝馳書使者赴巴黎」(Als Kurier nach Paris)。我因為他五齣

中所演的事實，全是以費德利克小姐一人爲始終的主要線索，所以就直接改稱這個名稱。他這部戲劇在德國的文學中本無特異的色彩，然而我所以要譯他的原因：一則因爲他這部戲劇雖說在德國文學中無甚特異的色彩，然而却仍是優美的作品。這是他這部戲劇設想及佈局的奇妙周密，筆力及劇語的靈活幽雅，等等精彩，可爲佐證的。我們試一讀，便知他確是有可譯的價值的。二則因爲他這部戲劇是關於德法二國國民性的著作。我覺得我們對於歐美各國的哲學，科學，政治，風俗等，都有相當的研究；獨對歐美各國的國民性，直到如今尚未有人提及，未有人研究。這很是一種可惜的缺陷；所以我纔立意翻譯他這部戲劇。大家若是讀了他這部書，或看了這個戲劇，就可以得到一點歐洲人民性情上的知識；可以了然於素爲歐陸頭腦的德法二國的國民性如何，并他們國民性的得失怎樣。且可了然於他們兩國之間歷來在歷史上所發生的種種重大誤會，終竟不能諒解和平處理的最後原因。這就是我翻譯這部戲劇的最主要原因了。

至於我翻譯這部戲劇的方法，我以爲譯戲劇，是與譯他種的作品不同的。因爲我覺得凡譯戲劇都有兩種的目的之可言：一是只求介紹作品，不問譯本能否排演。一是欲使譯本可以直接排

演，爲舞臺上的脚本，不僅只介紹作品。採第一種目的，翻譯時應以力切原文爲主；應當用直譯的方法。但是有些人，因此就譯得結屈聱牙，令人難以了解。那也未免走的太遠了。採第二種目的，應以力求觀象易於了解爲主旨；翻譯時總得參用意譯。如果原作中的字句，直譯過來不容易了解的時候，就可以略爲增減，或換以本國相近之成句。我翻譯這部戲劇是要作排演的脚本的，所以採用第二種的翻譯方法。然而亦並非絕對的意譯；全劇之中不過僅有十數句，是我於原文上少有點增損的。其餘的，都是照着原文直譯下來，絲毫不敢脫離了原作的精神和氣派。因此翻譯時，往往爲三二字的關係，就得幾經審慎，幾經稱量，然後方敢下筆。這其中很費了一點苦心。但是翻譯的結果究竟如何，我自己還看不出來；我很希望讀者諸君加以批評及指正。

民國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於北京

楊丙辰。

德國名劇 費德利克小姐

劇中人物

路易第十五世

法國國王

(年齡十六歲扮演人須力模其幼稚氣)

佈邦公爵

法國首相

默拉子爵

法國近衛軍大佐維爾塞宮殿侍衛隊總管爲佈邦公爵之從兄弟

婀特娜侯爵夫人

劇中簡稱侯爵夫人 孀婦

白蘭芝蔓小姐

婀特娜侯爵夫人之女(年齡十六歲)

儕法禮藹

劇中亦稱拔雅德

法國騎兵大尉爲婀特娜侯爵夫人之外甥

德本歌來福特之雷伯來喜特伯爵

劇中簡稱大佐 普路士國休職陸軍大佐

非得利

劇中亦稱福利智

普路士國騎兵大尉爲雷伯來喜特伯爵之子

費德利克小姐

劇中亦稱福利彩

雷伯來喜特伯爵之姪女

德國名劇費德利克小姐

德國名劇費德利克小姐

二

婀娜瑪麗

費德利克小姐之侍女

約布斯得

非得利之馬弁

法國士卒

法國雜役人等

地點

第一齣

克來維城附近雷伯來喜特伯爵之邸宅

第二三兩齣

巴黎

第四五兩齣

維爾塞

時代

紀元後一千七百二十六年

第一齣

第一幕

佈景

雷伯來喜特伯爵邸宅內之寢室。——左（左右均指舞臺言）爲一窗。中間及右邊門各一。

——儘前方左右兩邊小棹各一。上置婦女手工數事。費德利克小姐以後簡稱椅後立鏡一。

舞臺之後方依牆短几一。上置手鎗一對，長劍兩口，及擊劍時所用之護手部及面部之鐵套。

舞臺前方左右相對之兩小棹前，一坐費德利克小姐，一坐婀娜瑪麗。二人皆手執鍼黹，顯係從事刺繡。其實皆係偷閑由其女工中所暗取出之信札。且互相隱匿，似深恐彼此識破者。

——幕揭後，此種動作須有數分鐘之久。

費小姐（放下手中女紅，仰頭嘆息）啊呀，天哪！

婀娜瑪麗（急遽）你說甚麼，小姐？

費小姐（復低頭繼續刺繡）我沒有說甚麼。不過——喘了口氣。

婀娜瑪麗 原來如此，你只是喘氣哪？我覺得你好像是嘆了一口氣。

費小姐（面上陡現執拗神氣）爲甚麼我也要嘆氣呢！

婀娜瑪麗 對呀，我們爲甚麼也要嘆氣呢！——住在這所荒涼老舊，寂寞死人，悶死人的深邸之

中，真真的夠受的了！——自從這裏的少主人離了這裏之後，這個地方簡直的變成了荒墟

孤墓；一點樂趣也沒有了。你看這裏的那些男人們——院牆內整天的只聽得害腳氣病，上

年紀的大佐先生的怒罵聲。他整天的只知鬪骨牌，再無第二件樂事。此外就是我們兩個不

幸的，被棄捨的姑娘；但是我們也不是特別有興趣的呀！——那麼院牆外呢（走至窗前向

外觀望）！噫！這十一月的天氣，慘淡的濃霧瀰漫了天空，地下一片荒野。怎的老見不到一個

來拜訪的客人哪。只有一個討人厭的烏鴉，胡搗着翅子，從那荒野裏飛了去。這種情形纔是

有趣哩。噯呀，如何受得了啊！好苦的生活啊！（狀至焦急，但無可如何，仍復坐下，憤然掇起女

紅）。

費小姐（此時已暗將信札閱完，仍復藏起，急速將眼淚擦去。獨白。）我——我實在不能再忍了！

（兩手掩面而泣，似恐爲婀娜瑪麗所窺知者。）

婀娜瑪麗（急忙跳起，奔至費德利克小姐之前。）小姐，小姐！親愛的小姐！你怎樣了。

費小姐 我！沒有甚麼！完全沒有甚麼！是一個蚊蟲飛到眼裏了。

婀娜瑪麗 一個蚊蟲麼？這十一月底的時令，還有蚊蟲麼？並且是（將費小姐之手搥開）同時落

在兩隻眼裏了麼——一個蚊子會落在兩隻眼裏，真奇怪啊！呀！小姐——你原來在這裏哭

哪！

費小姐（起立）。甚麼？我哭麼？野性好強的福利彩小姐竟至於哭麼？——（頓足忿恨）晴空霹

雷，破彈，炸彈，六十個胡鬧的，再加一倍！眼淚麼？——不！我不要哭！

婀娜瑪麗（作可笑之驚異狀）。噢，我的好小姐！你怎麼也學起我們大佐先生的口吻來了？快把

他這罵人的口頭語留着給他今日下午用罷！——（作求告狀）我的好小姐，仁慈的小姐！

快不要這樣！

費小姐 我不是仁慈的，我是很不仁慈的（語氣激烈）——唉（音延長）——可惜我（語氣陡

轉，極柔弱）完全不……不好。唉！老天！我是這樣的很心！我的良心兒很得簡直如同惡魔

一樣。

婀娜瑪麗（作可笑之憤激狀）上帝愛護我——你又惹了甚麼禍了麼？

費小姐（點頭不語）

婀娜瑪麗 我的老天！又是甚麼禍呢？難道說，你又拿你舅父大佐先生瓷器的煙袋鍋作打鎗的

靶子麼？

費小姐 胡說甚麼煙袋鍋不煙袋鍋的！瓷器到是有點對。因為我惹的禍，也是這樣容易破碎的。

——我——我只是——（眼淚一湧而出，倒在婀娜瑪麗懷中大哭。）我只是將我一生的

幸福，並且——也將我素所視之更……更為重要的非得利先生，我表兄的幸福給敗壞了！

婀娜瑪麗 噢！我可憐的小姐！快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

費小姐（止淚直起身體）怎麼一回事麼？因為我——你想素來號稱聰明的，鬼靈精的福利彩

小姐——我（爲怒所激於舞臺上步來步去）竟會上了人家極愚蠢極下賤的詭計，極醜的謊言的當！真氣死我也！哈！表姊費德利克！恨不得你這時在我眼前，一手鎗打死你！此時適行至舞臺後方依牆之短几前，抓起几上所置放之手鎗，作欲射擊之狀。——）但是你一定要躲開我，爬到你的屋裏不敢出來！你這個卑怯的陰險婦人（將手鎗由手中擲下）

婀娜瑪麗 伯爵小姐費德利克！這事情裏面還有他麼？那可好不了！但是你從那裏會知道這裏頭有他呢？——決定是你前天得到的那封信裏面說的了。——我很願意看看那封信，——

可是你說，你已經把他撕碎了——如同我——把我所得的那一封也撕碎了。

費小姐 那不是實話！——（將信取出）這就是那封信！

婀娜瑪麗 我說的也不是實話！——（亦取一信出）——這是我的一封！

二人同白 唉！我們不幸的女子！

費小姐 我的福利智啊！

婀娜瑪麗 我的約布斯得啊！

費小姐 他不愛我了！

婀娜瑪麗 我的人也不愛我了。他愛一個別的女人。這話還沒說對。他愛許多許多別的女人。真的還了得！

費小姐 我的福利智愛——二十個。（手持信向婀娜瑪麗。）

婀娜瑪麗 我的人所愛的也是二十個！真奇怪！恰好是一樣多！（滿面羞恨，亦將其手中之信札持向費德利克小姐。）這好像是巴黎那裏的尋常數目。

費小姐 此事使我最感痛苦的，是我覺得他這種不正當的行爲是我所造的因。我想到這裏，簡直的恨不得拿刀子把我自己殺了。

婀娜瑪麗（作向費小姐溫慰狀。） 唉，千萬可莫這樣死心眼！

費小姐 我的福利智同我，我們兩個自小，穿着短褲滿院裏亂跑的時候，就開始互相親愛。及至我的父母雙亡之後，我就在這裏同他一齊長了這麼大——如同他一位親姊妹一樣。

婀娜瑪麗 不對！以我看你更像他的兄弟，像他的最好的，因為性情是最野的伴侶你們兩個。

天。在。一。塊。那。樣。打。獵。擊。劍。放。鎗。的。兇。很。情。形。叫。我。們。看。着。簡。直。嚇。的。喪。魂。失。魄。並。且。你。們。兩。個。那。種。騎。馬。及。罵。人。的。本。領。也。真。真。的。少。有！

費小姐 是的！你的話都不錯！這也是有個原因的。因為那時鬧宅之中無一個婦女。因此就只有舅父一人來教育我們兩個。——完全是一個樣的不分男女。我的舅父還總是一個勁的教我學男兒，總嫌我脫不了女子氣。所以我的性情就變野了。我十二歲的時候，這克來維地方的人不是已經都叫我爲野福利彩小姐了麼？

婀娜瑪麗 但是他們也呼你爲聰明的福利彩小姐。

費小姐（作傷心苦痛狀） 快不要說啦！一個女子再沒有像我這樣愚蠢法，兒戲了他一生的幸

福的！——（低聲） 你大概也曾見了我在福利智起程之前怎樣的待承他。

婀娜瑪麗 是的！可惜我也見來！老老實實的說，你那天待他那種情形簡直是不堪之極。你甚至

連他的早安也不回答。——吃飯時照例當說的「祝你健飯」的套話，更不肯向他說了。

費小姐 唉！我那天正在氣頭上。只顧憤恨悲傷，心已癡了一半，焉能再來理他呢！

婀娜瑪麗 是啊！不錯啊！我心裏明白！現在回思幸而那天我也曾拿這話向他說了，替你原情，向他及我的約布斯得。但是你想這就能寬慰了他的心麼？那可不對！他一臉的怒容上了馬！——也不向我們告別——就同着——唉！我的約布斯得揚長而去！可是他們去的是甚麼地方啊？是法國的首都巴黎。這個地方，教堂中的牧師先生罵他爲婦女的污濁窩。你想他們到了那裏去能會好得了麼？到是不如他們上土耳其國從軍去還好點。可是爲甚麼你那天陡然待他那個樣子，就好像他偷了他父親的鍍金紙煙盒，太令你瞧不起了呢？

費小姐 因爲我那個與我同名的表姊費德利克來拜訪住在這裏之時，曾誑我說——我的福利智愛他。要向他接吻——要向他——唉！誰知道更向他要了些甚麼！他又珍珍重重的拿出來些書札詩詞給我看。都是福利智寫作而寄交費德利克的。那些書札詩詞之中盡是熱烈的愛情話。都是我那簡默沈潛，如同鐵打的福利智從來未曾向我用過。詩詞是讚美他的美麗的——讚美他的黃金髮——

婀娜瑪麗（用手指費小姐）這是說的我們的頭髮呀！